

# 2020年人口普查 阐明了国家种族和族裔的构成

NICHOLAS JONES、RACHEL MARKS、ROBERTO RAMIREZ、MERARYS RÍOS-VARGAS

8月12日发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重划选区数据提供了国家种族和族裔构成的新现状，这是种族和族裔问题的设计、处理和编码方面改进的结果。

这十年几乎所有群体的人口都有所增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族人口（在文章中称为多种族人口）的增长特别大（增加了276%）。白人人口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8.6%。

本文章突出表述了国家层面的数据。可在我们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中获得所有50个州（state）、District of Columbia 和波多黎各的数据。

## 亚裔人口

2020年，1990万人自我识别为亚裔（占受访者的6%），高于2010年的1470万人（4.8%）。

加上受访者识别为亚裔或与另一个种族群体混合的410万人，例如白人或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只亚裔和其他种族组合的人口组成为2400万人（占总人口的7.2%）。

2010年和2020年之间，只亚裔人口增加了35.5%。相比之下，亚裔人口与其他种族组合增长了55.5%。

## 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人口

超过一半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自我识别为不止一个种族。

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有689,966人（0.2%）自我识别为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高于2010年的540,013人（0.2%）。

加上自我识别为与另一个种族群体（如亚裔或白人）混合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的896,497人，仅夏威夷原住民或

其他太平洋岛民或与其他种族混合的人口总数约为160万人，占总人口的0.5%。

## 白人人口

总体上，有2.354亿人自我识别为只白人或与另一个种族混合。

只白人人口2.043亿人，占居住在美国总人口的61.6%，而2010年这一数字为2.236亿，所占百分比为72.4%。

加上自我识别为白人与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或亚裔等群组混合的人口3110万人，只白人或其他种族混合群组的总人口为2.354亿人，占总人口的71%。

## 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口

自2010年以来，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综合人口量增长了88.7%。

2020年，只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口（4110万）占居住在美国所有人口的12.4%，2010年这个数字为3890万，所占百分比为12.6%。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人口

从2010年至2020年，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组合的人口增加了160%。

2020年，只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人口（370万）占居住在美国的总人口的1.1%，而2010年所占百分比为0.9%（290万）。

## 其他种族人口

其他种族人口是第二大单独或组合的种族群体，占总人口的15.1%。

2020年，只自我识别为“其他种族”的人达2790万人（占受访者总数的8.4%），这一数字高于2010年的1910万人（6.2%）。



## 多种族人口

2020年，自我识别为多种族的人比所有种族群体人口的数量更改都大，从2010年的2.9%（9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0.2%（3380万人）。

2020年最大的多种族组合是白人和其他种族（1930万）、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400万）、白人和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310万）、白人和亚裔（270万人）以及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种族（100万人）。

白人和亚裔人口增加了110万人，人口规模增加了65.8%。

有关人口普查局如何对有关种族（仅英语）和西班牙语裔或拉美裔后裔统计数据收集、编码和制作表格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我们的2020年人口普查主题定义页面和2020年人口普查重划选区技术文档（仅英语）。

要了解关于2020年人口普查在各级地理级别所应用的差异隐私和数据准确性信息，可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产品：披露避免现代化（仅英语）网站获取。

所有作者均在人口普查局的人口司任职。

Nicholas Jones 是种族或族裔研究与宣传部部长。

Rachel Marks 是种族统计数据分部部长。

Roberto Ramirez 是特殊人口统计数据分部副部长。

Merarys Ríos-Vargas 是族裔和祖先分布部部长。

## “宁刷不上”！大学的网课怎么了

最近，“付费刷课”成为了网络热词，参与付费刷课的人数之多、平台之隐秘、情节之恶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教学秩序。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不仅反映出一些大学生缺乏学术诚信意识、缺乏自律等问题，也暴露出高校在教学管理上存在的一些漏洞。

从更深层次来看，为何这些网课让一些大学生们“宁刷不上”？不少专家和高校教师分析在线课程一直存在的问题：时间冗长、内容乏味、考核死板……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经不起学生考验、生搬硬套的网络课程自然沦为了“被刷”的对象。

### 1. 通识选修课成刷课“重灾区”

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晚上，刘晶拿出了两个手机，一个支在宿舍桌子的手机架上，一个拿在手里。她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打开一节网课的页面，手机开始无声地自动播放。然后，她开始拿着另一个手机刷着朋友圈，每隔几分钟，她都会点一下桌子上的手机，防止熄屏。

刘晶是西北某高校的大三学生。她表示，自己“刷”的一般都是公共选修课，比如“伦理与礼仪”“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探索心理学的奥秘”等。她表示，“这些选修课与专业课关系不大，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学校要求必须要修满这些学分，我和我的同学很多都是这样‘刷课’。”

为何一些大学生选择“刷课”？一份发表于2018年的名为《大学生MOOC学习自主能动性调查研究》的研究显示，被调查学生中的刷课现象程度，仅有16.96%的同学表示“不严重”，50.89%的同学为“一般”，16.96%的同学“比较严重”。在大学生刷课现象的原因中，22.77%的同学表示“时间紧”，38.83%的同学认为“缺乏兴趣”，35.71%的同学表示是“任务需求”。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刷课”的大学生。和刘晶一样，边“上课”边干自己的事，这几乎是这些大学生们刷网课的日常。而不少自己上网课的同学，也在刷课的群体风气下走入歧途。

“我是用网页脚本刷课的，这个脚本是同学的同学传过来的，之前我是调静音、自动播放自己刷课，后来开始用脚本刷课，脚本刷的更快，只需先打开脚本，然后打开听课软件，登陆自己账号即可，一节课一分钟不到进度条就结束。”南方某高校的大三学生马冬这样说。

马冬表示，自己也知道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同时也是欺骗老师，对认真学习的同学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大家都刷，然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学自己的专业课程，所以我也开始这样做了。”

而在这些“刷课日常”中，通识选修课成为了刷课“重灾区”。

“很多通识选修课都要求在网络课程平台上学习，但这些选修课我基本是不看的，只是打开个电脑界面让其自动播放，自己依然干其他的事情。”来自四川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周亮表示，这些通识选修课包括“昆曲”“艺术体操”“中医气功”等，和自己的专业不相关，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刷课时”，内容几乎不听。

来自南京某高校的大三学生张宇表示，自己所在的学校，专业必修与选修课采用线下授课、线下考试的方法，只能踏踏实实上课、认认真真复习。“但是，公共选修课采取线上观摩、线下考试的方法。所谓的考试也只是提交一篇有关课程所述内容的论文，并不要求死记硬背概念性知识。”

“作为一名理工类学生，我本来就对这种人文课程不是很感兴趣。如果我们上的是那种时髦又实用的课程，我很愿意去。但是现在的通识课，内容很枯燥死板，老师也不是专职教师，随便找个人拿着本书就开讲，我宁愿刷课。”张宇说。

### 2. 刷课成日常，暴露教学管理漏洞

出现如此普遍的刷课现象，也暴露出一些高校和教师在教学管理中的漏洞。

据了解，如今不少高校已经在反刷课的技术手段上下了不少功夫。例如，一些课程在课程中间增加几个答题环节，防止学生“一刷到底”。此外，也有高校会和有关网络

平台合作，例如临沂大学教务处与网络在线课程公司不定期检测刷课现象，一经发现，该门课程学习成绩记为0分，取消今后选读网络在线课程资格。

然而，这些管理手段仍然堵不住刷课的漏洞。

刘晶表示，虽然任课老师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如果所选课程在短时间内刷完就没有学分，要认真对待。

但不少同学依然会通过“付费代刷”等方式完成课程，即使是自己刷课，也不会好好听视频里到底在讲什么。

“这些课程学完会有统一考试，但是同学们通常是通过搜索软件搜索题目得到答案，或者直接把题目复制到刷课平台的公众号来获取答案，后者更快、更精准。”刘晶表示，只要按照这些要求完成了“任务”，没有人会对学习后的效果进行检验，只要网络上有记录，一般学校和老师就默认学生们完成了这门课程的所有内容。

而对于不少高校教师而言，布置网课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虽然不愿看到学生们通过刷课的形式把这个课程学完，但张瑞自己也承认，这些网课其实用处不大。“我也大概看了一下这些课程的内容，讲的确实很肤浅。”

“像职业发展与规划这个课，其实很难讲。敢问我们这些老师，有多少人能把职业发展和规划就做得很好？现在的学生消息来源的渠道非常多，他们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认知可能来自父母、师长，不一定不是网课。”张瑞说。

### 3. 为何没人看？网课也应“内容为王”

如今，不少高校教师和教育界人士认为，网课“宁刷不上”，本质问题是如今一些网络课程的质量不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发现，刷课的大学生们并不是不爱学习，一些大学生表示，自己也会在网络上找一些前沿的学术演讲，像追剧一样追知名教师在B站上的课程更新等等。

张宇表示，不少网络课程内容陈旧，即

使是自己喜欢的话题，网课上的讲述方式也十分枯燥。

“一小块黄金即使掉在垃圾堆里，也有人会把它捡出来洗干净。而一块砖，就算放在最精美的书桌上，也没人会瞧几眼。”

这些低质量毫无用处的网课，其实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更消耗了学生的时间成本。”张瑞说。

程宇认为，从课程角度出发，网课的本质其实是传播知识，解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对于一些师资力量不足的学校，可以通过网络课堂让学生享受名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网课不设置学分，学生主动上网课获取知识。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网课的“内容为王”呢？

程宇建议，网课要有老师全程参与，不只是把课程录制好，把题目出好，还要全程跟随课程的进度。其次，要严格把关网络课程的质量，请有关专家和各个专业学生代表也参与课程评价，将一些质量不高的网课过滤出去，留下质量高、对学生真正有帮助的课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何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建立健全网课的筛选、考核机制。

“从起点来看，如果一个网课的内容是独家且优质的，那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就值得要求同学们看，但如果是可替代的，而且是大学生们经常接触到的知识，学生们就不一定喜欢通过学校规定的渠道看。如今这些重复的网络课程太多了，是不是可以适度减一减？”陈何芳说。

此外，陈何芳表示，如今学校对于网课的筛选、考核机制不够健全，这也导致网课的质量不高，学生不愿意听。“大学课程原本是有淘汰机制的，也有一种双向选择的权利，学生们可以用脚投票，选课人数少的课一般就不开设了。但是如今的网络课程却不一样，只要学校要求，学生就必须听完，这就让‘劣质’网课横行，网课整体质量受影响。”